

中原戏剧名家传记系列丛书

贺宝林 著

GAOJIE PING ZHUAN

高洁评传



河南大学出版社
HENAN UNIVERSITY PRESS

高洁评传

GAOJIE PING ZHUAN

贺宝林 著

 河南大学出版社
HENAN UNIVERSITY PRESS

中国·郑州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高洁评传/贺宝林著. — 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
2014.7

ISBN 978 - 7 - 5649 - 1621 - 3

I. ①高… II. ①贺… III. ①高洁 - 评传
IV. ①K825.7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153691 号

出 版 人 张云鹏

责任编辑 侯若愚

责任校对 甘慧君

封面设计 侯一言

出 版	河南大学出版社
地 址	郑州市郑东新区商务外环中华大厦 2409 室
电 话	0371 - 86059723(人文社科出版分社) 0371 - 86059753
网 址	www. hupress. com
排 版	河南金河印务有限公司
印 刷	河南省瑞光印务股份有限公司
版 次	2014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20mm × 1000mm 1/16
印 张	18
插 页	8
字 数	218 千字
定 价	56.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河南大学出版社营销部联系调换。

总 序

在文艺、戏曲界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重要讲话精神的热潮中,《中原戏剧名家传记系列》丛书陆续付梓了,不禁欣慨交集。植根于中原沃土的豫剧(原称河南梆子)、曲剧、越调等诸多剧种,早已成为中原大地特色鲜明的文化符号,深深融入寻常百姓的血脉之中,为中华民族乃至整个人类留下了宝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百多年来,中原戏剧舞台人才荟萃,名家辈出,众多老一代德艺双馨者,令人心驰神往:常香玉、陈素真、崔兰田、马金凤、阎立品、桑振君、申凤梅、毛爱莲、张新芳、王秀玲、唐喜成、牛得草、王秀兰、刘忠河、海连池、马琪、朱万明……群星璀璨,数不胜数,他们都以良好的艺德、精湛的技艺、优美的唱腔享誉剧坛。

这些中原大地里盛开的绚丽奇葩,不少已鞠躬尽瘁、与世长辞,永远离开了他们挚爱的戏剧舞台;尚健在的老艺术家们也大多年届耄耋,久不出现在公众视野;与前辈名家交往甚密之人也日渐凋零。唯恐前尘往事如烟散去,建议将大师们的平生大业诉诸笔端、以示后人的呼声日高,为名家大师树碑立传已时不我待地提上日程。

自司马迁创传记,中华之史不独记事,更重传人。传人者何?传其品、传其节、传其才、传其德、传其神,使其形象跃然纸上,令后世如同目接耳亲,而不胜其缅怀追慕镜鉴之情,是以其人虽往,犹凛凛生气,在我左右。然欲传其人殊非易事,因事可纪、言可采、岁月可罗列,而神情丰采、音容意度,则至难为力;至于所传之人,评价如何恰如其分,则更难片言居要、数语得中了。

为人立传,应以史实为要,不可加枝添叶、故作渲染、虚构成章;须以史实为据,将传主的生平准确、鲜明、生动地呈现在读者面前。这部系列丛书的编著者,独具匠心,以朴实无华的语言文字把传主们刻画得栩栩如生。编著者还讲究叙述技巧和语言趣味,按照人生时序娓娓道来,不枝不蔓,有声有色。数年来,他们不辞辛苦,登门拜访戏剧界的名家、学者,虚心求教;深入民间,辗转奔走,遍访传主们的亲朋好友和知情人;广泛搜集资料,悉心甄别真伪,夙夜挑灯,呕心沥血,毕其功成。这套丛书以其真实性、知识性、通俗性,为读者呈现出了蔚为壮观的艺术家群像。

据统计,由河南本土诞生的豫剧、曲剧、越调及其他地方小剧种不下28个。这些剧种姹紫嫣红,争奇斗艳,绘就了中原戏剧波澜壮阔的宏伟画卷,谱写出中原戏剧激越高亢的时代旋律。就流派代表人物而言,单豫剧即有“名旦六大家”和“十大门派”,本丛书所收录的仅是部分佼佼者。如享有“汴京三王”美誉的豫剧大师王秀兰、王敬先与王素君(王秀兰在四十年代,是和常香玉同挂头牌的豫剧名旦;王敬先以武旦和刀马旦蜚声剧坛,开创豫剧舞台的武旦先河;王素君

反串小生潘必正一举成名,最终形成了豫剧“王派”小生门派艺术),以擅演丑角自成一派的豫剧大师牛得草,以擅演须生诸葛亮自成一派的越调大师申凤梅,而曲剧名家朱万明则把“唱曲儿”与“踩高跷”相结合,创造出了曲剧品种。

中原戏剧名家个人的生活史、成长史与事业史,从多个侧面折射出社会、民族和国家前进的历史。发挥中原文化优势,大力弘扬戏曲文化,推动中原戏剧文化“走下去”、“走出去”,展示河南文化的软实力,对于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建设华夏历史文明传承创新区具有重要意义。做好这项工作,是我们戏曲大省义不容辞的责任。

《中原戏剧名家传记系列丛书》的出版,不仅拂开尘封往事,使名家们德艺双馨的故事不致湮灭,给后人留下弥足珍贵的篇章,而且也是对振兴中原戏剧大业呼声的切实回答,更是在时代嬗变中对中原文化如何助力实现中国梦、让中原更加出彩的深沉思考。

王全书
2014.11.26.

(王全书 全国政协教科文卫体委员会副主任,河南省政协原主席,中华豫剧文化促进会会长)

序一 为了梦中的橄榄树

南 丁

20 世纪末,我曾写过一篇短文《说不完的豫剧》,短文中有这样的文字:“50 年代初在开封看常香玉的《花木兰》、高洁的《罗汉钱》,至今还能想起当年自己的那份儿感动,这大约是我关于豫剧的最初记忆。”

为了查找这段文字的原话,我翻开了我的文集中的随笔卷。在随笔卷里看到一张照片,那张照片的说明是:由左至右,申爱萍、常香玉、南丁、高洁、于黑丁、赵铮,1991 年 5 月 25 日在河南省人民会堂休息厅,省第三次文代会刚刚闭幕时。

另一篇短文《对花甲的误读》里的一段文字,可以对这张照片的历史背景作间接的注解:“六十岁的时候,我从河南省文联主席这个职位上退下来。那是一九九一年的五月下旬,在文代会上,按照惯例我当然有个报告。报告完了,我在这个职位上所应尽的责任,也就画上了句号。选举完毕,有些作家、艺术家拉着我在会场的侧厅里照相。”这张照片便是我从当时的一些照片里选出收在文集里的。

如今是 2012 年,21 年过去了,那张合影照片中的黑丁、

香玉、赵铮，已相继作古。活着的三位，也或已耄耋，或已望八，或已古稀，都到了迟暮之年。

高洁首演《罗汉钱》时，为1953年。那年她十九岁，一个俊秀的小姑娘。59年过去了，她早已是个奶奶，是个姥姥。

在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长河里，时代给她提供了什么机遇，她为时代作了什么奉献，生活给了她什么馈赠，她对生活作了哪些回报，她从一个连河南话也不会讲的安徽小女孩，如何成长为一个豫剧表演艺术家，她的艺术如何日益成熟，她的生命如何日益丰沛？贺宝林的这部《高洁评传》，都给予了绘声绘色的生动描绘。贺宝林与高洁的女儿尹鸿同在河南省艺术研究院工作，是业内人士，因此，他这部书做得相当专业。不仅是专业，而且他是怀着对前辈艺术家从心底生发出的敬爱之情做这部书的，做得诚挚认真。

我早年是高洁的观众，因同在河南文艺界长期工作，我们又同为安徽人，先后来到河南，我又比她年长几岁，我在心里是把她当作家乡小妹的。读了宝林的这本书，我才对她有了更多的了解，也才有了更深的感动。作为读者，我要感谢宝林这本书。

一个成功男人的身后，都有一个女人。反过来说也是一样，每一个成功女人的身后都有一个男人。高洁身边的男人，就是她的初恋，她的先生，她的老伴尹涛。他们的终生不渝、一生相守的爱情，堪称典范，叫人动心动容。细节在宝林的书中有真实的述说，不在此重复。我倒想起刀郎唱的几句歌，那歌唱道：“爱到什么时候/要爱到天长地久/两个相爱的人/一直到迟暮时候/我牵着你的手/我牵着你到白头/牵到

地老天荒/看手心里的温柔。”就仿佛这歌是专为高洁尹涛写的,专为高洁尹涛唱的。前些天,在一次聚会上碰见他们的女儿尹鸿,她问起我读了宝林的著作的意见,我向她讲了此感受,并说了这几句歌词,她小声地,仿佛自言自语地说:“我家多亏有了我爸,我妈多亏有了我爸。”是这样,不论什么时候,无论怎样情况,尹涛都是高洁的精神支撑,那是爱情的力量。

现在回到高洁的艺术上来。

时代给了高洁机遇。新中国成立初期,河南全省文工团整编,高洁所在的淮阳文工团被编入新建的河南省歌剧团,歌剧团后又整体改组为河南省豫剧院三团,豫剧三团的任务是演出豫剧现代戏,由此,高洁开始了她学习豫剧学演豫剧现代戏的路程。她是幸运的,她遇见了著名的编剧、导演,之后被称为豫剧现代戏之父的杨兰春。老杨还是三团团长,他对演员要求严格,又能慧眼识人,根据演员的不同素质派定角色,慈眉善目又是慈善心肠的高洁自然地就被派定为演母亲的角色。自1953年饰演《罗汉钱》中的“小飞娥”开始,高洁就与母亲这一角色形象结下不解之缘。1955年她扮演《刘胡兰》中的胡兰娘,1958年她扮演《朝阳沟》中的拴保娘,一发不可收。她一生中在近六十部戏曲影视作品中,塑造过不同年龄、不同身份、不同职业的母亲形象,母亲这一形象成了她的艺术符号,因此高洁也被称为“中原第一老大娘”。

高洁也有幸获得些学习交流的机会,她22岁时即随中国音乐家代表团访问欧洲;25岁时去著名的上海音乐研究所师从林俊卿教授学习声乐理论;30岁时即登上中国音乐

学院的讲坛,讲授戏曲演唱方法。这可否看作高洁的三十而立呢?

在实践中学习,高洁创造出了喷口、咬字、嚼字、钢音、柔音、颤音等演唱发声方法,形成了自己的风格。

高洁参与了开垦豫剧现代戏这片处女地,她与同代的豫剧现代戏人共同创造了豫剧现代戏的辉煌,她是拓荒者中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

1999年6月2日,高洁在《大河报》上发表纪念艺术前辈阎立品的文章《从艺当学阎立品》,文中说:“这是一位多么有骨气、多么值得敬佩的艺术家呀!现在的演员,尤其是青年演员,在人品艺德方面应该向她学习,应该树立起起码的自尊。”

这是高洁的心声,她自己就是这样的人。

行文至此,我突然联想起《橄榄树》那首老歌。高洁在心中供奉的那圣洁的艺术理想,就是她梦中的橄榄树,她的拓荒,她的守望,全是为了她梦中的橄榄树。

(作者系原河南省文联主席,著名作家,诗人)

序二 守真只为艺更纯

刘景亮

我的同事贺宝林花了八年时间,采访、座谈、查阅资料,分析综合,终于有一本集欣赏性、资料性、理论性为一体的书将要摆在世人面前了,这就是《高洁评传》。

一部评传成功与否,首先要看“传主”的自身价值高低。《高洁评传》的传主自然是演员高洁。高洁确实是一位值得介绍、值得宣传、值得研究的豫剧现代戏艺术家。这就奠定了“评传”的价值基础。

众所周知,20世纪戏曲发展的一大亮点就是现代戏的产生、发展、成熟。现代戏在这一时期成为一个独立的戏剧类型,这是戏曲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标志。豫剧这个剧种质朴自然、贴近生活,上演现代戏具有先天优势,所以豫剧是全国演出现代戏的先锋。河南省豫剧三团自成立那天起一直坚持创作演出现代戏已达半个多世纪,名扬大江南北,是全国演出现代戏的“红旗团”。高洁是这个团体的一员,从“三团”诞生时就进入了这个团体,是三团的“五大主演”之首。她命运的起伏,生活的顺逆,心境的喜悲,都与豫剧现代戏、河南省豫剧三团紧密相连。她参加演出的剧目和影视作品

有近60部。她对艺术精益求精,塑造的小飞娥、胡兰娘、三仙姑、拴保娘等角色性格差异很大,但都是生动鲜活的舞台形象。高洁是豫剧现代戏、河南省豫剧三团历史进程中的一个聚焦点。讲述高洁、记录高洁、研究高洁对于研究豫剧现代戏、把握豫剧三团的历史具有重大意义。高洁人生曲折起伏,但不论顺境还是逆境,高洁都保持着心灵的纯净、人格的尊严和对艺术的不懈追求。讲述高洁,能够使读者进入崇高的审美体验,升华情感,陶冶性情,获得美的享受。

评传是否成功当然要看能否把传主生动、立体、准确地传达给读者。

作为一个读者,《高洁评传》让我看到了一个多奉献、少索取的高洁。高洁的成长时期和事业的红火时期是20世纪40年代末到60年代初,崇拜英雄、乐于奉献是当时时代精神的主流。那一时期很少有人在工作的时候想到索取报酬。高洁在三团和三团的前身河南省歌剧团塑造了那么多鲜活生动、民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形象,她从来没有想到过回报,与普通演员同样,过着物质标准极低的生活。在她的心里只有奉献,只有为人民服务,没有索取。不过,在这一时期培育了这种品质的人未必能长期据守这种品质。在可以索取、社会环境鼓励索取的时候,很多人很快就与这种品质道别。因为这是人性巅峰的品质,拥有和据守都需要抵御诱惑。但是,高洁据守了。特别读到她去帮助临泉县剧团和南街村文工团的时候,我被深深地打动了。尽管她身患严重高血压、心脏病,却完全不把自己放在心上,在临泉县拒绝当地安排宾馆,住在亲戚家低矮阴暗的小屋里。到外地演出,不仅自带行李,还自带饼干、方便面,与演员同住,连团长给她买几斤

香蕉她都坚决不收。其实这时,一些艺术造诣和名望远不如高洁的演员,已经开始“走穴”淘金了。边阅读,边联想,我对这位老艺术家充满了敬意。她是一位坚毅的守望者,不仅守望着圣洁的艺术,也守望着高尚的精神。

《高洁评传》让我看到了一个“自爱不自贵”的高洁。自爱是对自身价值的体认和提升,是对自我社会形象的爱护,对自己人格尊严的珍视。高洁一生都在认真学习,认真阅读,不断提升文化素养,以使自己更能胜任各种艺术形象的塑造。她之所以能够把性格迥异的人物表现得鲜活生动,正是这种自爱意识促进了视野的开阔和文化素养的提高。在工作和生活中,包括在儿女面前,高洁都十分注意自己行为的影响。特别令人不能忘记的是:由于高洁曾向领导表示过,决不会因为婚姻影响工作,婚后五年,丈夫远在哈尔滨,高洁居然没有请过一次探亲假!即使丈夫回来探亲,她也没有因此耽误过一次演出!当然,他们夫妻也没有因此比别人少一丝一毫的爱,而且爱得更深。此外,在“文化大革命”中造反派批判高洁,给她挂黑牌子,高洁硬是把黑牌子撕烂扔掉,造反派强迫她低头,她硬是昂首挺胸,不予理睬。凡经过“文化大革命”的人都知道,这需要多大的勇气!这勇气,来自她对尊严的看重,是可贵的“自爱”。

所谓“不自贵”,是一种谦恭处下的人格。高则无位,贵则无徒,只有这种“不自贵”的谦恭心理才能使一个人永远生活在群众之中。高洁从来不以“主演”、“台柱”自居,不管在什么地方、什么环境,她都以一个普通演员的形象出现,于是她更能赢得人们的敬重和信赖。高洁在这一方面的举动是常人难以企及的。一次,高洁随一个慰问团去武汉,那时已经是

1977年,但这位著名的演员还是受到了极不公平的待遇。一些人仍然以“文化大革命”时的心理对待她。有些昔日的老朋友、老熟人看到她都视而不见,拒绝握手,代表团介绍成员时把她名列最后……而这些,高洁居然都可以理解,平静如常,像任何事情都没有发生一样,做到了“人不知而不愠”。高洁的谦恭是发自内心的。她谈起自己的艺术成功和自己的同事时,总是把同事放在前边。她回忆到王基笑时说:“这是我第一次唱基笑同志设计的唱段,但它给我带来了意想不到的荣誉……基笑同志真是了个了不起的音乐家。”在回忆自己在《杏花营》一剧演出成功时,又把功劳归于杨兰春:“《杏花营》的成功,多亏了杨兰春,没有他就不可能有《杏花营》,也不可能那次会演的成功……”这部“评传”写作时,高洁一再嘱咐作者,不要把我写高了,不光写优点,还要写缺点。这种谦恭处下的品格正是中国传统的理想人格。

在阅读中,我看到了一个具有高度敬业意识的高洁。我无法忘记这样的细节:1953年,河南省歌剧团排演《小二黑结婚》时,端庄敦厚,刚刚19岁的高洁要扮演落后、放荡、装神弄鬼的三仙姑,演员自身性格与角色性格有着天渊之别。而且,1953年的社会环境远没有今天开放,作为一个“待字闺中”的端庄少女高洁扮演这样的角色,其心理障碍可想而知。没有爱事业超出爱自己的精神,是无法克服这种心理障碍真正进入角色体验的。在排演场上,尽管她一次次地出场,一次次地捂着羞红的脸退回,但是她又以强大的意志力让自己一次次坚持,终于克服了心理障碍,演出了一个反响强烈,深受观众喜爱、同行赞誉的独特的三仙姑。1955年,歌剧团排演《刘胡兰》,高洁扮演刘胡兰的母亲,尽管她很喜

欢这个人物,但不知为什么,排演时总是进入不了角色,她为此无比惭愧,反复自责,彻夜难眠,天不亮就起床,为了不影响别人休息,跑到舞台上用金丝绒大幕把自己裹了一层又一层。一遍遍地背着台词,想象着规定情境,设身处地地体验人物的内心……她终于完全进入了人物,以至于演出时由于感情的超常释放,大幕一闭,她就瘫软在了舞台上……不是一个具有高度敬业精神的人,谁能够如此地体验角色,如此地表现角色?高洁的敬业爱业转化为了她对三团这个现代戏创作集体的强烈的热爱和深情的依恋。在她受到三团少数人不公平待遇的时候,敬重她、同情她的其他省直戏剧团体请求调她,但高洁都婉言谢绝了。高洁是这样想的:“我是三团培养的演员,我是和三团一起长大的,我只与三团的历史有关,只与豫剧现代戏的兴衰荣辱有关,我不能离开三团。”读着高洁这样的心声,不能不怦然心动。

书名《高洁评传》,自然是有评有传,夹叙夹议。但是,评和传、叙和议的最佳结合则是很难实现的。不同成分如何做增之一分则太多,减之一分则太少,如何结合得水乳交融、浑然一体,是难之又难的事情。据我所知,评传的作者贺宝林在这一方面下了不少功夫,不仅自己反复阅读书稿,反复体会,还请同事、朋友阅读,虚心征求意见,做了多遍修改。虽然还没有把不同成分结合到无可更改的地步,但阅读起来,已经是自然流畅、评传一体了。传得生动,评得贴切。这种不大容易驾驭的文体写到这种程度,实属不易。

此书可以作文艺作品阅读,因为在对传主的叙述中,有不少形象、生动、动情的场面描写,读起来,高洁的形象历历在目;不少段落具有强烈的悬念,不见结局,不忍释卷;不少

细节,耐人品味,感人至深。这些艺术的感染力能使读者获得强烈的审美愉悦。

此书可以作资料工具书读。《高洁评传》中,真实地记述了高洁的每一次角色创造。高洁作为三团的“五大主演”之首,可以说所有三团的主要剧目都有她的参与。这些剧目的主要内容、排演的过程、排演的方法、整体的艺术追求、取得的艺术成就、发生的主要事件等等,都在书中做了真实可靠地记述。这本书,可以说就是三团 20 世纪 50、60 年代的重要艺术资料。而三团又是河南乃至全国戏曲现代戏创作和演出的代表,所以,它又必然会成为河南乃至全国戏曲现代戏的重要史料。

此书还可以作理论著作阅读。作者贺宝林不是以时序谋篇而是提炼出一个又一个的问题来布局,这本身就是理论式思维。在叙述中又不断插入有见地的议论或评论。有对人生的评论,有对社会或社会现象的评论,有对艺术作品的评论,有对艺术创作原则的评论,有对文艺现象的评论……这些评论既能够帮助读者理解作者的意图,又可以成为一种独立的理论见解,帮助读者弄清一些理论问题。

心灵的感染、理性的启迪、历史的认识,是这部评传的综合作用。相信每一个读者都会开卷有益。

(作者系河南省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著名戏剧评论家)

序三 一个艺术朝圣者的虔诚守望

陈涌泉

在河南省直文化系统,贺宝林素有“一支笔”之誉。这些年,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基础上,他多线发展,纵横驰骋,对外文化交流、《河南戏剧》编辑、戏剧理论研究、专业赛事组织,各个领域都有他勤勉忙碌的身影,都留下他才情结出的硕果。其中尤为厚重,能够比较全面展示他的思想、情感、才华、毅力的作品,则非这部“批阅八载,增删五次”的《高洁评传》莫属。因我恰巧在河南省豫剧三团、河南省艺术研究院都工作过,与传主、作者均共过事,彼此十分了解,对高洁老师的德艺泰山仰止,对宝林贤弟的才情心向往之,所以当宝林让我作序时,便欣然应允。我更愿把作序的过程化为一次学习的机会、一次更深入地走进传主与作者心灵世界的旅程。

和千千万万同龄人一样,我最早是通过《朝阳沟》认识高洁老师的。就我本人而言,说是听着《朝阳沟》长大的远远不够,我还是唱着《朝阳沟》一路走过我青少年时期的。大概小学四年级的时候,《朝阳沟》重获新生,一时间电影放映、电台播放、公社宣传队搬演,通过银幕、电波和乡村简陋